

(一)

二零一八年十月。天氣漸漸轉涼了，你穿著薄薄的長袖站在月台邊吹著風。這裡是汐止，你的家鄉，據說在不久之後捷運就會通到這裡了，到時候汐止這個小鎮就會不得不被時代給帶著走了吧。微微嘆了口氣，你坐上一班區間車，前往七堵。在那裡，你要下車，換上一班前往台東的普悠瑪列車前往你的目的地，也就是台東。

像立不好的雞蛋，你在區間車上是晃啊晃的，腦袋昏昏沉沉，幾個小時之後你將在台東的伯朗大道上騎著腳踏車，心情卻跟外頭的烏雲一樣灰。話說回來了，你又不是自願要去台東的，好好的一個放假日卻要跟一群不甚熟稔的同事去勘查公司旅遊的地點，身為主辦人的你雖然不願意但總還是得去的。

「七堵站到了，七堵站到了。」你趕緊抓著行李下車。

白色的列車疾駛而來，你從等車的鐵座椅上起身，站到等待線等列車停好。無奈地走進車廂，你甚至不用花什麼時間就找到位子，你就坐在門口而已。

外頭開始下起了毛毛雨，急驟的雨絲橫掃過堅韌的玻璃窗戶，在上頭留下一道又一道的割痕。你望著窗外不大不小的雨，掉到高中的回憶裡。

(二)

一九九零年五月。對於一個高中生而言，高一下學期是最忙碌的，尤其管樂隊這種頻繁練習的社團。世界衛生組織剛把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排除，但你還是只能拿著豎笛痴痴地望著指揮台上那個你永遠碰觸不到的人。

「韋光，怎麼啦，今天比較沒有精神喔。」團練解散之後身為學生指揮的他順口問候了一句。這種時候你總是慶幸還好自己小時候就決定要學豎笛，才能坐在離他最近的距離欣賞他專注的模樣，甚至能在練習之後得到一些關心。心情像是雪花般結晶成美麗的形狀，你當然不可能告訴眼前這位穿著卡其色制服的人說你愛慕他很久了，就算同性戀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定裡不是精神疾病了你也不能確定他對同性戀的看法，而且現在的附中已經有女生了，你成功的機率又更低了一些。

你不疾不徐的收著豎笛，淡淡帶過一句：「或許是昨天沒有睡好吧，做夢了。」你一直都沒有懂，你夢到的那些夢境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暗示存在。昨晚的夢裡附中的游泳池要被拆除了，說是要改成室內的游泳池。「夢到附中變了好多好像我不屬於這裡似的。」他笑了，說：「誰不是過客呢。」他收拾好東西，離開前留下一句：「不要太累了啦，快考試了也快要期末表演了，要加油啊。」你只覺得身體飄飄的，一直到晚上入睡之前都是這樣美好的心情。

不過你沒想到這天晚上的夢會是如此具有毀滅性，泳池甚麼得相較之下一點都不重要。

(三)

你稱他為 Zak，一個 695 班的同屆，跟 681，也就是你的班級，的教室有一段

距離，所以平常是不太會碰到的。不過這天在你走出教室的時候，意外的看到他離開剛剛倚著的欄杆朝你走來。沒有太多的對話，你跟著他走，不知不覺走到一條死巷，而這巷子的寬度剛好足夠你們兩人面對面說話。

「我直說吧，」Zak 開口，但緊接而來的卻是他過熱的體溫和明顯刻意添加的香水味。嗯，是 CK 的香水，你特別喜愛的品牌。「算了不說了，」他在你耳邊呢喃道，「你用聽的不如用身體去感受。」耳邊一陣濕熱，你還沒意識到發生了甚麼，喘息就從口中脫離而出。「這是他也喜歡我的意思嗎？」你的腦袋一片渾沌，像是身處散不開的濃霧之中，你只能順從本能的回應著 Zak 的呼喚。忽然，下腹一陣熱，你醒在床下，盯著天花板發楞。

(四)

那天之後，你根本沒辦法好好跟 Zak 說話，一和他對到眼身體只會一股勁的燥熱然後你只能尷尬的低下頭。期末演出結束之後 Zak 把你拉到一旁說：「為甚麼都不跟我說話。我以為我們至少是朋友。」低著頭，你的上排牙齒緊緊咬著下嘴唇，擠出了一句：「你不會懂的。」然後，倉皇逃離。

之後你上了高三考上了大學，到新竹念書。你遇到了好多不同的人也試過找個女朋友交往，試圖說服自己只是高中待在陽氣過多的附中所以昏了頭。但每次你正要跟女友做愛時，腦袋浮現的卻是那天晚上夢到的畫面還有 Zak 稜角分明的臉。當然啦，一次都沒做成。

於是你對愛情死心，認為這世界上沒有能稱為愛情的情感，除非對象是 Zak。附中人都說人生太短只夠一次附中，你卻逕行修改了這句話：人生太短，只夠在十七歲那年轟轟烈烈愛一回。

你選擇在新竹直接就業，當生活趨於穩定，你怎麼想也想不到 Zak 會再一次出現在你的生命裡，在平靜的海面掀起滔滔巨浪。

「韋光!是你!好久不見啦!」星期六的清晨，你正在社區附近慢跑，突然被爽朗的聲音叫住。「噢，Zak!」你停下來喘口氣，恰到好處的掩飾了你的驚訝和緊張，你可完全沒料到這輩子還會碰到他。Zak 穿了件運動外套配著一件黑色的運動短褲還有一雙慢跑鞋，鬍渣刮得乾乾淨淨，頭髮也是一如往常的俐落。「你住在這附近嗎？」Zak 問。「對阿，我從大學就在這附近了，畢業之後直接就業也省得適應新環境。」你從背包裡拿出水壺，試圖安撫你根本慢不下來的心跳。「不過 Zak，你怎麼會在這裡啊。」「我被公司調來新竹這裡啊，先過來看看，不過還沒找到住的地方就是了。」「不然你跟我一起住吧。」一個人的公寓悶得發慌，你心裡想。

Zak 就這樣跟你住在了一起，一住就是好幾年。

(五)

列車剛行駛過冬山站正前往蘇澳站，外頭的雨停了。這時坐在你後方的同事突然點了點你的肩膀說：「不覺得火車的速度有點過快嗎？」你看了看窗外，是

的，窗外的風景跑得比剛剛更快了些，但你把這解釋成列車現在才用較高速的速度行駛著，正想轉身跟同事說自己覺得還好的時候，車子忽然一陣晃動，等你意識到發生什麼的時候你已經跌坐在走道對面的椅子側邊了。火車翻覆了。

之後協助救援的細節你現在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 Zak 打了通電話給你。電話裡的他很急迫的問你是否安好，他甚至急到有些哽咽。你告訴他你只有一些小擦傷並無大礙。很突然的，他說：「我愛你！我們結婚吧！不管別人怎麼想，我不能失去你。」你興奮的想大叫，心像融化的金屬，熱得發燙卻柔軟。

(六)

嗨，我是 Zak。我跟韋光預定在下個月底舉行我們的婚禮，雖然只是簡單的聚餐，但我真摯的希望你們能夠前來。

我高中就喜歡上了韋光，但不知道為何他突然間就不理會我了。在那天之後我檢討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或是侵犯到他，但我能想到的只有我把他作為我的性幻想對象而已(聳肩)。到新竹才不是什麼公司安排，是我找到韋光在新竹之後主動跟公司提議要調到新竹的，雖然新竹甚麼都沒有食物還沒有台北好吃，但是有韋光在，因而一切都過於美好。我甚至沒想到他會邀請我一起住。我在跟他同居的第二年跟他告白，我會永遠記得他的臉在那個瞬間脹紅然後二話不說把我拉進他的懷抱。那天晚上我以往的性幻想都成真了，韋光也坦承他之前不理我的原因是他做了個春夢覺得很愧疚，連平時我在指揮的時候他都不敢好好的看我，因為會不小心看得太認真而興奮，那就會尷尬了。

這次的火車事故讓我深深了解到，如果我不馬上跟他結婚，他出了什麼意外我到醫院的時候我甚至不能簽屬他的手術同意書，因為我不是他的甚麼，甚麼都不是。所以我們無比盼望民法修好的那一天，我們才能擁有更完整的權益。雖然說去美國結婚也不是不行，但我們仍然希望生活在我們熟悉的台北或是新竹。

我很高興我跟韋光可以好好地彌補我們逝去的青春歲月，也很高興身旁的朋友們表示支持，連家人也支持我們。我們會一直攜手走下去的。

(七)

二零二五年五月。假期結束，盛夏逼近，你站在月台邊一手拿著扇子搧著風。依舊是汐止，你的家鄉，只是捷運已經開通了，上禮拜你還去參加了捷運的通車儀式，現在連回去高中母校都方便許多。汐止依然是座小鎮，你熟悉的大尖山還在，那座小小的廟宇也還在。一切都是熟悉的事物，只是你身旁多了個會跟你走一輩子的人。

列車行駛進站，你拉著他的手，上車。